

編織生命網 從發願禮看三願生活在歷史中的見證

直到修會發願禮典的標準本 *Ordo professionis religiosae* 出現以前（這標準本是於1970年2月7日頒佈的），各種在不同時代中的不同修會團體都是使用它們自己的禮典，這些禮典或多或少都是源自不同性質修會團體的生活型態，或是與這生活型態的時代背景有一密切的關係。因此，從不同時代的發願禮中，我們多少可以瞥見三願生活在人類歷史洪流中，所展現出的時代意義來。

甲、聖經探源

在舊約當中，我們找到了一些可以顯現出聖願原型的例子。這些特殊誓願通常是以一種奉獻的形式獻給天主，目的是為了獲得救贖。這些許願的形式包括了有形和無形的奉獻形式，前者是以獻物、獻動物，甚至獻人的方式來完成，無形的奉獻則是以敬拜、禁慾或個人的犧牲來完成。例如在創世紀中，我們看到了雅各伯的許願（創廿八20-22）；在民長紀中，看到了依弗大向上主所許的願（民十一30-31）；在撒慕爾紀中，我們看到了撒慕爾的母親向天主所立下的求子之願（撒上一11）；在申命紀廿三21-23，我們還聽到了上主對許願者的告誡。

在新約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按猶太傳統許獻身誓願的例子，一個是在宗徒大事錄十八18提到保祿許有獻身誓願（納齊爾願，參：戶六2-21）；另一個例子是在同一部書的廿一23。而基督徒聖洗聖事更是伴隨著一個棄絕魔鬼，皈依基督的誓許。事實上，初期教會的基督徒便是因著這聖洗聖事而結合成一個團體，並在具體的生活中活出這個誓願的團體。這是一個被耶穌復活的精神所吸引，並在生活中去實現這種精神的團體，按宗徒大事錄所說的，就是「同心合意」的團體。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就是以這樣的精神把基督徒的團體——基督的奧體活現出來。這個團體的成員不僅彼此財物共用，同時也調濟貧窮，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所需。這種把所有個人的財物放在一起共用，以致沒有任何一個人擁有超過所需要的，但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匱乏的生活型態後來成了修會團體邁向神貧的一條進路。而在信德的服從中聆聽宗徒的訓導，也成了修會團體服從聖願的原型。這在一個凡事以物質的價值來衡量，並在一個企圖支配和從屬分明的社會結構裡，要生活出這樣的福音價值觀，衝擊和挑戰可以說是非常大的，但這卻也是天國已經臨在我們當中的最有力見證。

因此，修會三願生活是具有團體性的，但是並不是因為它的本質是宗教性的團體，而是因為它在本質上就是基督徒的團體。也因此，修會團體並不是要代替基督徒團體，而是以一種特殊的方法徹底地去活出基督徒的召叫，以一條特殊的道路去走跟隨基督的道路。這樣的初衷在歷史洪流中，卻因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和不同的修道方式，而使得三願生活的意涵，如同鑽石一體而多面的光輝，各顯光華。

乙、在歷史中所呈顯的意義

在西方教會的歷史中，修會生活形式的發展可以分成三個歷史階段：隱修生活（*monasticism*）、托鉢修會生活（*mendicant orders*），以及當代的修會生活。

隱修生活

西方教會主要的隱修主義制度的完成，可以追溯至第三至第七世紀之間。這其間，教會逐漸昇平，殉道者越來越少，殉道者和「承認信仰者」等教會內原有的菁英地位逐漸被修道士所取代。修道士的目標是全面徹底地過基督徒的生活，然而若是繼續留戀在滾滾紅塵當中，那麼這種善志便終將無法實現。他們同時盼望他們的生活至純，至純到可以與天主相遇相合，然而他們認為當時的社會環境會阻礙他們獲致此一超性的目標，因此，應該拋棄紅塵，退隱山林。

這種隱修的動機及概念很自然地表現在這個時期的發願禮中。此時期的發願禮包含一個很重要的要素，這要素同時也是最原始的一種發願方式，那就是在眾團體成員面前，脫去世俗的華服，穿上修道士的陋服。從這脫去世俗，穿上天國的儀節之中，後來才慢慢發展出對會規遵守，及對修道院院長服從的願禮來。

由於這時期的發願禮是在祭台旁，並在感恩禮當中舉行的，因此被稱為「祭台旁的聖願」（*professio super altare*）。特別是藉由修道院院長將發願者的頭扶按在祭台上的這個不尋常舉動，來表達隱修生活的奉獻層面。透過這禮儀的表達，隱修生活猶如是一種被祭台所聖化，並由其中流溢出來的獻禮，而這表達也把隱修生活和耶穌十字架的奧蹟細針密縫在一起了。因此，隱修生活的聖願，與其說是個人意志的抉擇行動，倒不如說是一項奧蹟的啓示。

總之，相對來說，此時期以穩定、悔改、服從作為三願的生活，其所強調的是自我的奉獻和自我的救贖，其所編繫的

是天人之間縱向的網際關係。

托鉢修會生活

十二、三世紀的歐洲社會比較穩定，隱修院不再是安全保障的唯一途徑，因此這種生活形態也就不再那麼重要了。同時，鄉鎮與城市的發展也給教會帶來了新的挑戰；在傳統上，宗教的教化作用也逐漸跟不上社會對名利追求的趨向。於是在第十二世紀末的時候，教會開始了堂區生活的革新。教堂以鐘聲和慶節的隆重慶祝，來作為黑暗世界的暮鼓晨鐘。就是在這樣的革新精神當中，新型式的修道生活出現了，一些積極入世的托鉢修道會，如方濟會、道明會猶如繁花一般茂盛開放了。這些托鉢僧們一方面過的是極端苦修的生活，一方面則在鄉鎮和城市裡工作，穿梭在教區和市鎮的廣場裡佈道，也在學校裡教書。總之，他們的宣講為當時人們的宗教情操和道德生活帶來了更新。

要積極入世，修道團體就要先活出積極更新的精神。因此，這個時期的發願禮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涵涉其中，就是「交託禮」（*immixtio manuum*，也因此，這聖願被稱為「手中之願」*professio in manibus*）。這儀節源自封建制度下，領主收納從屬時的儀節。從屬將雙手交託在領主手中，表達他的效忠，而領主也以平安之吻表達他的接納。因此，發願者也以同樣的姿態，在收納他的團體面前，發出服從、貧窮和貞節的誓願。這個儀節清楚地表達出聖願的本質，也就是修道士與團體之間的盟約關係。藉著手的交託與接納，發願者進入到福音友誼和團體之中，並在一個能夠肯定、加深、加強天主所賜給的恩寵的團體裡，讓天主的恩寵在生命中自由地工作，好讓生命漸漸成熟，並且結出豐碩的果實。

所以，明顯地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三願生活已經超越了前一個時期，不單單只是注重與天主之間的縱向關係，同時也將視線拉回到生活的周遭，並與同生活的人一起作伴，一起同行，建立起一片橫向的網際關係。

當代修會生活

許多當代的修會團體，而特別是女性修會團體，都是採用耶穌會的發願儀節，也就是在領聖體前，當主禮舉揚聖體的時候舉行發願禮，並在發願之後，由長上將盟約放置在祭台上。也因此，這聖願被稱為「聖體前的聖願」（*professio super hostiam*）。這個發願儀節所呈顯出的意涵是，這聖願是直接交在基督的手中。而藉著發願，發願者將自己奉獻於基督，並已準備好接受派遣到一切能夠愈顯主榮的地方。而藉著領主聖體，表達了發願者的誓願已被接受；同時靠著聖體的助佑，發願者將一生穩固在自己所發出的誓願當中。

因此，從這發願禮中，我們看到了三願生活更廣也更活絡的天人網際關係。這關係是當耶穌站在彼拉多面前受審時，彼拉多問祂：「祢做了什麼事呢？」耶穌毫不遲疑地回答祂說：「我的使命是為給真理作證，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的一種關係，而耶穌所講論的真理就是祂與天父之間一種真實而親密的愛的關係，這關係也是耶穌渴望修道者領受，並在團體弟兄姊妹當中實現出來的關係。然而一如天主胸懷眾生，修道人的愛和關懷也該「民胞物與」，擴及所有的受造物。因此之故，如果修會團體是一個把所領受的真理實現出來的見證團體，那麼這個修會團體所關懷的就不單單只是家裡關起門來的事，在修會生活中，它還負有將這真理分享給眾生的先知性服務使命，換句話說，不僅要修成自己與自己的和好，還要修成人與天主的好、人與他人的和好、人與大自然的和好。更進一步說，這和好的行動將燃起基督的愛火，催迫著人去宣告基督的福音。

結論

一方面，作為一個基督的門徒，修道人參與在天主全能的臨在當中。他們一方面被這天主的能力所觸摸，因而有能力去彼此歸屬與和好，為能夠彼此成爲一個團體；另一方面，他們也被邀請去與這天主的能力接觸，為使我們有能力對團體作出貢獻，進而在世界裡成爲基督福音的「聖事」。另一方面，在人類的歷史長河當中，三願生活經歷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以及不同的文化。這些不同時空中的修道人把不同時代的文化及社會特質，同時也把他們自己的虔誠，甚至他們自己的軟弱帶進了修會團體當中，因此產生了三願生活的豐富面貌。由於這兩方面因素彼此的細針密縫，而將修道生活編織成一幅綴滿天主恩寵的錦繡。面對現在及未來的世代，三願生活的網該如何編結？這該是修道人念茲在茲的生命大事。